

霜顿然消融于眼中。苦难沉浮、荣辱得失皆被小心翼翼安放在炉上。想起陆放翁眼里的袅袅沉霞，幸运的我们只管饕餮人间，短暂沉溺，但等香氛散尽，再醒转回还，踏古也应该算是一种能量传递吧，神话传说中的狻猊从弥漫的烟雾中探出头来，此刻琴声无限，岁月仿佛被囚禁于一抹氤氲，心情被寄藏于山水之间，铁马冰河，一路灿然盛开。蓦然回首，手上依然有一握炉香的温馨。粗粝的岁月唯有沉香，如师如友，静中得听流水潺潺，默中得沐清风阵阵。品香涤浊，平心静气，消散忘我于天地间，不亦快哉。

沉香的内在特征，暗合“金木水火土”五行。其坚如铁，内含铿锵之音；其润如木，亲和凝练；其德如水，能沉能浮；其源于土，根植于地承上启下；其性如火，点醒魂魄，眩目惊心。如此能量，一缕不灭，将永远弥漫于心间。空山烟雨后，焚起一炉香，在淡淡的夕烟中把对它的喜爱嗜好放大，想象风过林庐，掠过眼眸，默坐听香的人投书于张翰山，约他于某年的某个秋天，相会于琼州，彼此过从研习书艺、品茗赏香。让清寂的生活渗入沉香的芬芳，渗入难以磨灭的鸟语，等到略有闲暇，则细加梳理一下摇曳在西晋名士嵇含心中的草木梗概。屠隆的才气，蔡绦的舒展，同样赋予沉香摄人心魄的内在，让人们从平凡中窥见燃尽自身，依然不见烟火气的纯粹面容。每当在听香时，我总是惊觉，只要一念不纯，其韵出必恶。因此，最好一个人独自领受清氛吧，毋令芜杂世事分散心神。再论到耳鼻舌身意之种种，一切妙谛难以言状，只可意会或记忆仿佛。

“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这就是天涯寥寂的孤寂。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到底隐含何种情状，只有摇撼心旌的天风才可解读。我想，沉香很可能海南岛上的灵长，它妙通三界，连接人天，它所制造的幻觉，无言如大道，无形似禅思，无声如失耳，无动似风旌。香民揉其叶为茶，掠其脂以换牛，剥其皮以制香，削其肉以入药，它的整个生命已全然被肢解。它虽九死一生却无怨无悔，甚至把惊人的芬芳贡献给宫殿，给佛龛，给一念成魔的海角天涯。因为有了沉香，天不再高；因为有了沉香，贬所不再遥远。一个人的时候，焚上一炉香，万千感悟从心中慢慢升起，斧斤、虫蚋、自然风

日工作十小时，在工作时间，不接待宾客，偶有来访者，谈话时刻，不能逾一小时，逾之即婉言辞却。在清华时，斋门挂有‘除研究生外，无事事莫入’的招牌，非倨傲也，光阴宝贵不得不然也”。（杨复礼：《梁任公年谱》）

与梁启超先生坚韧的毅力相得益彰，是他那超人的记忆力。梁启超天赋异禀，他“聪明领悟，脑力最敏，读一书过目成诵”。他四岁入学，六岁即读毕“五经”，是年即开始读史，“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六七岁的时候，他的塾师出了一个上联命对，“东篱客赏陶潜菊”，他立刻对曰：“南国人思召伯棠。”十岁时，去广州应童子试，与一些父辈同人同乘一船，路上大家吃饭时，有一位先生指着盘子里的咸鱼让梁启超咏诗，他略加思索，即吟：“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于是“满座动容，神童之名自此始。”梁启超写作时很少翻书查资料，资料全记在脑子里。1923年春，梁启超应《清华周刊》之请，拟《国学入门要目及其读法》。他当时正忙于旅行讲学，便利用去翠微山休息时，花了三天的工夫，写成一百五十多种，并说明阅读方法。他事后记述写这篇稿子的过程，说：“两月前，《清华周刊》记者以此题相属，蹉跎久未报命。顷独居翠微山中，行箧无一书，而记者督责甚急，乃竭三日之力，专凭忆想所及，草斯篇。”这篇《国学入门要目及其读法》书目共分六类：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理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韵文书类、小学书及文法书类、随意涉览书类、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

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籍的情况下，仅凭借记忆就推荐了一百五十多种书籍，梁启超先生治学所表现的超人记忆力，由此可见一斑。

“菠萝，菠萝。”鸟在热烈地叫。我暗自笑了。真是一只奇怪的鸟，叫声像孩童吆喝。我不看窗外，就知道是伯劳鸣叫。但我还是走到院子，挨着门框，看红腊梅。腊梅花大多萎谢了，结出了黑褐的花籽，要不了一个月，花籽就长出了青梅子。树光秃秃，与窗户等高，一只棕背伯劳站在一枝斜逸的枝丫上，兀自仰着头，抖着尾羽，不停地叫唤。它在叫唤什么呢？太阳恰好斜照在院子里，淡然又充满暖意。迎着太阳初升，值得它兴高采烈。假如每天都有一件重大的事发生，那么迎接太阳，无疑是最值得举行欢庆仪式的。

恍然间，我才想起春田已开始灌水，青草爬上了田埂，过不了一个月，白鹭越过千重山，一行行，来到这片田畴。家燕也来，在电线上荡秋千，在微雨中剪春风。比白鹭更早来的，当然是伯劳了。

伯劳有候鸟也有留鸟。它南北迁徙，也垂直迁徙。梁武帝萧衍看见伯劳迁徙，心生悲戚，说：“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乐府诗集·东飞伯劳歌》）伯劳分飞，各奔东西，其实是生命的一种常态。

很多年，我不解——为什么以“伯劳”命名呢？有些鸟，即使没见过，仅凭鸟名就知道它羽毛或鸣声有多美。如白鹇、仙鹤、小仙鹤、蜂鸟、紫啸鹤、燕尾、领角鸮，如夜莺、百灵、黄鹂、黄腰柳莺、画眉、金丝雀。而有些鸟名，难以理解。如苦恶鸟，这种娴静优雅的鸟，它怎么苦怎么恶呢？

有些鸟类，以鸣声的谐音命名。苦恶鸟便是。它叫起来，是这样的：咕呃，咕呃。响亮，激愤。听起来便是：苦恶，苦恶。伯劳的鸣声也非常特别：菠萝，菠

萝。古人以博劳命名。

《诗经·幽风·七月》说：七月鸣鶡，八月载绩。鶡就是伯劳鸟。“鶡”是“贝壳”与“鸟”。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汉字。伯劳是一种常见鸟，和白鹤、山麻雀、珠颈斑鸠一样普通。我很少关注这种鸟，它像田鹨又像山鹤，身粗短，毛色棕褐或浅棕黄，喙尖短带钩，叫声沙哑，飞行速度快。2018年深秋，我去深山采摘金樱子，见一只棕背伯劳在山楂树上找虫吃。我的脚步惊动了它，它轻轻地从树枝上飞起，翅膀张开，如半折扇，透过羽毛的阳光和浅棕色羽斑，织就了金箔似的扇纹。伯劳起飞，如身穿蝉翼的古典女子，翩翩而舞，风生动姿，婀娜摇曳。我明白了，前秦时期，伯劳为什么称作鶡。起飞时，它的翅膀多像一只透着阳光的贝壳。

李时珍在《集解》说：“夏鸣冬止，乃月令候时之鸟。”这给后人误读，以为伯劳是从仲夏七月开始叫的。哪有冬春不叫的鸟呢？伯劳繁殖期在5~7月，窝卵数4~7枚，孵卵期约13~15天，留巢期13~15天。夏鸣是指雏鸟离巢，开始鸣叫、觅食了。其实，春寒结束，它就像个

流浪歌手，出现在低海拔的荒坡、灌木林、河滩等人口稀少的地方，但偶尔也来到院子里，肆意啼叫。孟子在《滕文公上》说：“今也南鳴鳩舌之人，非先王之道。”鳩即伯劳，可见伯劳多像一个饶舌妇。

伯劳挺喜爱我院子里的红腊梅。腊梅散发一种芳香，招惹很多小虫子，很多食虫的鸟喜欢腊梅。腊梅树就像一个堆满了口粮的仓库，任由鸟儿随时自取。当然，我不怕鸟饶舌。鸟鸣虫鸣都是自然之声。自然之声就是天籁。

伯劳嘴大喙硬，翅膀短尾长，以“杀戮”为生，性如猛禽，素有“小猛禽”之称。我曾见识过伯劳杀鸟梢蛇。山冈上有一块约200余亩的番薯地，荒芜多年，长满了刚竹、沟柏、莿藤，还有数十棵泡桐、油毛松、香椿树、乌柏、皂角。我常去番薯地观鸟。白鹭夜宿在泡桐树上。夏日傍晚，我去看白鹭归晚。番薯地中央的土丘，长了一棵构树约有三米之高，枝权交横。伯劳啄着一条乌梢蛇，落在皂角上，一只趾爪摁住蛇头，一只趾爪拨动蛇身，蛇头翘起，又被伯劳摁下去。蛇的身子被皂角的刺刺穿。它看着蛇头耷拉下去，烂草绳一样挂在树上。它啄皮撕肉，得口不沾血。

它是鸟中屠夫，杀猎物无需“血刃”。伯劳以昆虫、蜗牛、蛇类、小型鸟类、蚯蚓，以及野兔、鼠类等为食。幼鸟破壳，亲鸟即以活物喂食。伯劳的趾脚部有一层坚硬的胎质，可以抵住刺尖的伤害。它在带刺的藤或树上，任意栖落、行走。刺成了它“行凶”的利器——它无法捕杀的猎物，就用刺穿，挂起来。它是穿刺大师。

造物主塑造出来的生命，皆有不平凡之处。

山色如黛，山泉奔涌
应和着鸟语、虫的啁啾
山的背影与草木渐伸长
暖阳斜照，山的影子渐入佳境
慢慢地 慢慢地延伸
仿佛清泉在大地上流淌

我站在山脚的一棵老树下
枝头的嫩叶，有八哥欢跳
它们的影子落在绿色原野的肌肤上
仿佛春天的灵魂
太阳徐徐上升，山的身影一寸一寸收敛
老树的背影变得圆润起来
我知道，它们在收藏阳光和山川
老树供出了春天的影子

开花 就是一封信
从黄沙漫漫的天际
坚持寄出
一走就是多年

其间走过的绝漠秋山
万顷棘丛
细节和留白都付于阴风
吼吼便罢
始终坚信 开花
就是一种幸运
一种资本
一种异常珍贵的礼物
坚信搏击的泪水
终能化作锦缎
漫落春风

那个收信人已届中年
他正蹲在南渡江边
给月亮充电
他不说玫瑰
只说白头
往后余生

躺在农谚的摇篮里
遥想当年春秋的轨迹
大海澎湃的承诺
依然恩泽古老的渔歌
晚归的舟楫与炊烟拥吻
宛若诗人深夜沸腾的手稿
犁铧与水牛合影
粘贴在黄昏的树梢
夕阳将它制成文档
黎明喷薄出遍地英雄
鲁迅深沉的呐喊
穿透岁月触摸人生脉象
百草园里童趣蓬勃
三味书屋干净磊落
一笔一画写得歪歪斜斜
我爱我的爸爸妈妈
老师谜一样的笑
黑白分明跳跃在前行的路上

从罗豆墟出发，穿过开阔的田野
一个溜坡俯冲，我急刹车
从车上跳下来

望去，海天大桥上的夕阳
那个比水牛还傻的家伙
仿佛是从另一个村子逃跑的小孩

这里是故乡的东寨港
也是我的东寨港，夕阳的东寨港

所有东寨港小海生长的红树林都是我的

祖辈
所有喜欢东寨港，且吃过东寨港泥蚶、招潮蟹的人

都是我失散多年的亲人

我背倚红树林，东寨港夕阳
从一只小船跳到另一只小船



《家居椰林碧水间》(国画) 马飞 作

从铜鼓岭驱车，不用一个小时就来到文昌东郊椰林。在宋氏三姐妹塑像前，有位长者四处张望，虽然多年未见，但我远远就把他认出来，是老韩。寒暄后，老韩带我去他家。路随树转，曲折盘旋，百年老屋与崭新楼宇错落有致，相映成趣。巷子的房门大多敞开，迎面见到的每个人，都友善地呵呵笑，说着柔软好听的方言。

海岛的三月，天气开始有些炎热，海风带着淡淡的鱼腥味扑面而来，走了一段路，身上就裹上一层黏稠的汗渍。在长条的木椅上落座，老韩从冰箱捧出一颗椰子，插入吸管。空调房、冰冻椰子水，一下子就消暑了。

老韩家是一栋两层半的楼房，站在楼顶的天台上，可以望见碧蓝的椰林湾。大三暑假，我参加中文系举办的采风活动，曾经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时过境迁，如今几乎找不到旧时痕迹。歇息了一支烟的工夫，到了午饭时间。老韩儿媳张罗出一桌菜，有白切鸡、香煎马鲛鱼、椒盐大虾，还有海螺冬瓜汤等，都是当地的特色菜肴，丰盛美味。一路舟车劳顿，我早已饥肠辘辘，这顿饭吃得可口香甜。

椰林绵延十里，目力所及，除了椰树，还是椰树。密密匝匝，接力似的往远生长，有些椰树亲密无间，枝丫互相搭在一起，难分你我。风动椰林，刷刷作响，听起来亲切又自然。向西北方向走去，海水凝碧，柔波漾漾，看起来厚而不腻。拐角处，海水深入椰林，与椰树相伴。斜依海岸，椰树稳稳挺立，显出几分逼人的英气。树顶抚摸白云，每过一阵风，它们都会相互致意。有的椰树，干脆卧在海面上高处生长，一片片摇摇欲坠的绿悬挂在海的上空。几个小孩在玩耍，他们赤条条地爬上树干，双脚一蹬，便跃入海里，树儿轻轻摇几摇。有个小孩顽皮在空中摆出各种花样动作，腾空翻跟斗跳入水中。在浅滩漫步，海浪一层过一层，

像弗拉明戈的舞裙。沙粒随海浪翻卷，来来去去，不时留在我腿上，低头捡起一粒粗砂，端详后远远抛去。也许若干年后，那会是一颗美丽的珍珠。

浅滩散落着一些礁石，远望，似大海凝固的浪花，纯净圆润，透着坚实与浪漫。石与石之间的缝隙，被海水敲开，群鸟飞过，鸟鸣灌进去，又溢出来，沿着海岸线流淌。头顶上，白云衬着蓝天，像一块布，时而平展时而皱叠，远近疏密，盖在椰林之上。在水里高高耸立的“椰林湾”，白底红字，特别耀眼，已然成为游客的打卡地。这里没有杂质，没有污浊，只有纯净、只有透明。在这样的地方独自待上一会儿，有一种远离尘嚣的原始滋味，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一切是那么怡然自得、逍遙自在。

椰树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一枚椰子，就算在海上漂浮数月，只要一朝靠岸，给一寸土地，就会迅速破壳而出，茁壮成长。不论在山上，还是海边，椰树总是挺直躯干，昂首向天，纵然狂飙肆起，依然能保持本色，是岛上不怕台风的树种之一。我还记得第一次来椰林的情景。那个时候，这片绝美的风景，尚未引起游客的青睐，是一处静谧的世外桃源。

虽然从小生活在海边，但初见时仍然令我惊悚和战栗，顿时脑子一片空白！其时还没有清澜大桥，从清澜镇到东郊椰林，需要乘坐轮渡过海。那次采风活动，学院请《天涯》杂志社协办，冯秀枚老师提前安排好食宿事宜，并亲自带领队员前往椰林。九名成员分别住在九个不同的家庭，我被安排在老韩家。其间正值台风高发期，第一次经历强台风的正面袭击。台风登陆时，风雨交加、电闪雷鸣，星如黑夜，天仿佛要塌了。狂风连续刮了三天三夜，许多树枝都折断了，路上到处是青色的椰子，但全村五十多棵椰子树，没有一棵被风刮倒！

老韩性情温和，脸上总是挂着些许笑意，一眼就能窥视到内里的善良与敦厚。从中小学退休后，老韩喜欢上了钓鱼，隔三差五去海边垂钓。海钓的地点就在村西几公里处的一片海域，骑摩托车十分钟。那片山石铺就的海岸，是钓友的绝佳选择，也是老韩海钓的不二之选。老韩准备了两条鱼竿，他一条我一条。平生第一次海钓，前后持续了五个多小时，虽然有些疲乏，且一无所获，但整个过程着实让我很是满足。老韩不愧是海钓高手，斩获颇丰，胶桶里装满了黑棘鲷、海鲋、铜盆鱼等。晚餐吃鱼宴，老韩破例陪我喝了几杯地瓜酒。

离开椰林的那天晚上，睡着了，又突然醒来。大自然的声音不绝于耳，海浪忙碌地滚动着椰林、夜归人或早行者踩在石板路上的踏踏脚步，还有鸡鸣和鸟语，合奏着椰林的小夜曲。远处有光，时隐时现。潮涌的声响没有让椰林变得喧闹，黎明之光也没有让椰林变得炫目，它们都是椰林寂静的组成。为了观看海上日出，我特地起个早床。椰林湾的凉亭里晨风习习，极目远眺，海水托起一抹烟霞，红日从漫天的烟霞里隆隆而出，大地澄清，椰林的浓郁涂上了一层葱翠。葱翠中有花，凤凰、紫薇竞相绽放，椰林愈发温馨、清亮。